

人间物语

片羽

金寨寻“宝”

| 吴立群 文 |

“大大，我来金寨了。”
“那为什么不带我去？”
“是单位组织到革命老区来学习培训的。”“您之前一直想要找的人有姓名、地址吗？我来请金寨干部学院的老师帮忙找找看。”

“有的，有的，电话不要挂——双河公社，学堂大队，小河生产队。一对夫妻，男的张某明，女的秦某华，另外两人是项某林，冯某炎。”电话那头，父亲口中带着世纪旧痕的老式称谓，一下子让我触摸到了久远的历史。真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凑巧，还没到一个小时，当年在金寨当兵的父亲，在82岁时一下子找到了失联近60年的老乡。人宝寨不空还，我的心情，像金寨的发展、金寨的生态、金寨干部学院的人气一样好。

其实，这是我第二次到金寨学习。上次学习回来后，无意中我和父亲聊起了金寨，于是我听到了父亲在金寨的当兵经历，也感受了他老友失联的遗憾。这次机会又来了，我准备试试。

根据地址，热心的胡某俊、邓某丽老师在带领我们去梅山水库现场教学的途中，就开始联系双河镇干部。但回复是：乡镇早已合并，加上要找的对象都是农民，而且都在80岁上下，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。“不要急，我们还在找。”

胡老师另外找了他熟悉的干部张某军。张负责农村工作，眼下，他正驻点双河，领导乡村振兴工作。

大巴把我们带到了著名的梅山水库参观点。才徒步行进一百多米，胡老师就接到一条喜讯——人找到了！

原来，张某军接到胡老师的信息后，顺口就问身旁的项某是否认识这四个人。

“我全都认识。”这话可把张某军惊讶到了。原来，今年58岁的项某，是金寨县派驻双河“支农”的干部，他恰恰就是项某林的儿子——当年我24岁的父亲去他们村“支农”时，他刚刚出生；其余人则都是他的邻居。一甲子的时间轮回，跨世纪的两次“支农”，两代人的接力联系，像一首美好的曲子，在我心中欢快地流淌起来。

听说当年的解放军叔叔“派”儿子千里迢迢来寻找他的父亲，项某当即决定于次日返城，接上我去和他父亲会面。同时，他把他父亲的座机号码、冯某炎的手机号码发给我，让我父亲先打为快。也许是老天要为这次失而复得的“寻亲”增加点剧性，父亲几次拨打项某林的电话，都是无人接听；而拨打冯某炎的电话，对方既想不起来，又听不清楚，根本无法交流。加之听说张某明夫妇前几年因病去世，父亲情绪一时跌入低谷。他在电话中说，不行就算了吧，反正总算找到了。其实，冯某炎

因患严重的肺气肿，说话特别吃力，最要紧的是听力不好，所以交流非常困难。项某林身体很好，但父亲打电话时，他去菜地劳动了。

大约40多分钟，小车一直在大别山腹地的道路上行进。4月的金寨处处山清水秀，处处充满着生机活力，无论是街镇，还是乡村，人们的居所一律是江浙一带常见的现代款，甚至有反超之感。家家户户门前都有花草树木点缀，既整洁，又漂亮。革命老区的发展，令我欣慰，也令同事小吕惊叹不已。

可以说是来到了深山老林里——只是眼前的水泥路泄露了人间的秘密。“独此一家”的项某林老家到了。这是真正的世外桃源生活，鸡鸭和小黄狗在门前开得正艳的映山红间徘徊。夫妻二人并排在门口迎候，一番热情的握手，满脸笑容把我迎进门，硬是要让当年解放军的儿子坐八仙桌旁，自己则坐在够不着桌子的下手处。我不好意思反客为主，再三请老人“上桌”，老人坚持不肯。桌上摆着高档烟，明前茶香气四溢。老人兴奋地说，“上午，我跟你爸爸已通过两次电话了。”当场，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，让两位老人再次通话，他们约定，近期，他一定要乘着金寨直达宜兴的高铁来见我。与60年的思念相比，这次连线成功几乎堪称是瞬间，这次“相逢”也是真实的魔幻，我相信，到真正见面的那一刻，两鬓一定会有穿越感。稍后，项某林又领着大家来到冯某炎家看望，这次，他是成功的提示官和翻译官。几经引导后，冯某炎突然想起了那个解放军的名字：吴某新。更为可喜的是，当年的文艺小伙已是颇有名气的一级美术师。临别前，他硬是要送上一幅四尺对开的工笔画给父亲，给他昔日共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搭档，惜别时留言“永远纪念”的好伙伴。

回到干部学院后，听了我希望两位老人的情况介绍后，父亲在电话里和我说了当年老乡们对他的片片深情。在那个特殊

年代，他作为军代表，住在张家明家将近一年。那时张家穷得一塌糊涂，尽管缺吃少喝，但照顾起解放军来绝对没话说。有一次，张家明捉到一条花鲢，煮好了就让父亲当饭吃。知道张家粮食相当紧张，父亲坚决不肯，但张家明立即“拉下脸”说，你这是看不起我们老百姓！父亲的工作是宣传毛泽东思想，每每接到“最新指示”，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，或编成歌曲，画成图画，或排练一个个文艺小节目等，到群众中去传播。有文化尤其是有艺术细胞的冯某炎，就成了父亲的好帮手。工作之余，父亲就成了驻地农户的生活帮手，他的勤劳和多种才艺，非常受老乡们的欢迎。复员时，冯送了父亲一本繁体字四角号码新字典和一本书。这本字典我从小就知道，初中没毕业的父亲一直靠它在攀爬书山，近60年来，一直在手头。今年五一假期，父亲把这本字典拿给我看，封面文字早已不见踪影，内页也多有蛀蚀，但“赠给 吴某新同志永远纪念 同志冯某炎 67.7.25”几个竖着写下的漂亮蓝墨水字依然清晰，旁边是父亲写下的“安徽省 金寨县 双河公社 学堂大队(小河)”，以及张家明等人的名字。说着说着，父亲向我背起了滚瓜烂熟的“笔画号码对照歌”：横一垂二三点捺，叉四插五方框六，七角八八九是小，点下有横变零头。

其实，新冠防控放开后，父亲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，人暴瘦了20多斤，父亲的新冠症状是典型的老年人无症状，医生说，只要稍稍晚来点，就是白肺了。“死而复生”加上“失而复得”，父亲格外高兴，嘱咐我去看望老人时“带点东西去，不要空手去”。其实，在父亲交待之前，我已请胡老师帮忙准备了两个红包，并到银行领好了现金。而项某林则让儿子隔夜就准备好了大别山蜂蜜、羊肚菌等土特产。

高铁已为你们开通，子女将为你们导航。早日来宜兴吧，当年的解放军正翘首以待。早日来金寨吧，近60年未见面的朋友老乡此生还能见到几个，见上几回？



春深 摄影 一千度

雨天随笔

| 孙艳芳 文 |

下雨天，读书，别有情调，这份难得的安静，是置身于喧闹之后，生活给予的奖赏。我可以聆听心的声音，可以放空自己的思绪，也可以发会儿呆……我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雨声，时大时小，像调皮的精灵，时重时轻叩着窗棂。抬头看看，我不禁莞尔一笑，这雨，下得真好。

轻翻书页间，是在翻阅一份生活的惬意和美好。

读到陆游的诗，诗中有“苜蓿”一词。翻阅了一下资料，苜蓿，据说就是南方人说的金花菜，春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。我的内心竟然一阵窃喜，对于金花菜，我是情有独钟的。金花菜，是南方极其普通的一道菜，爆炒、凉拌，放在汤里烫一下就吃，都是可以的，吃法不同，但并不影响金花菜的味美。金花菜其实在冬天市场上就有的卖，可能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吧，价格也是很高，我从来不在冬天买金花菜，我独爱春天长了苔的金花菜。春天长了苔的金花菜，不像冬天那么稀有，价格也便宜。春天的金花菜开着金色的小米粒般大小的花，买回来，只要稍稍挑拣，洗干净，就可以用油爆炒，特别鲜嫩，鲜香，也特别下饭。

最好吃的，莫过于鲥鱼金花菜。鲥鱼肉质细嫩，新鲜的鲥鱼洗净，在油锅里煎至鱼皮微微卷起，加入豉汁、料酒、生抽、蚝油，用微火焖煮，收汁，装好盘，撒上葱花，周围便用爆炒好的金花菜铺垫，鲥鱼的鲜香和金花菜的清香顿时扑面而来，让人垂涎欲滴，忍不住拿起筷子品尝起来。若是考究的，可以用一颗樱桃稍作点缀，樱桃的红，金花菜的碧绿，更加赏心悦目。与其说是一道菜，还不如说是一件艺术品。生活的琐碎，便在这份诗意中悄悄释然了：那份耿耿于怀，那份莫名的惆怅，那种难以释怀的忧伤，此刻，都烟消云散了吧。身体也顿时轻松起来了。

江南落雨的日子，在书房读书码字，我还喜欢煨上一锅红枣。把红枣洗净，放入冰糖，在电饭锅里慢慢煨炖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感觉也就是在不经意间，红枣的香甜慢慢溢进书房，先是悄悄的，羞涩的，最后是不管不顾地闯进来，整个书房都是红枣的香甜了。水墨江南，自然养育了细致的江南儿女，连生活的物品，都蕴含着这份江南的柔情。碗是镶着花边的，碗身上，有寥寥数笔，勾勒出的精致的兰花，清雅，秀美。红枣盛在碗里，一粒粒饱满，暗红；汤甜，色深。轻轻呷上一口汤，便一直甜到心里去了。窗外，雨还在下着，淅淅沥沥，像个多情的少女，缠绵地诉说自己的情愫。透过硕大的落地窗，雨雾迷蒙。可我分明看到，雨落过的江南，竟然有一种明亮之美：树叶更加碧绿了，鸟鸣更加清亮了，花朵更加红艳了……连人，都更加精神了呢。恍然间，我想到了生命，谁的生命没有雨季，谁的生活没有琐碎和烦恼，除了抱怨，我们是不是该学会欣赏这份独特的生命的馈赠？那历经风雨洗礼后的万物，以一种更加蓬勃的生命姿态展现眼前，人，也该如此的吧。渐渐地，我们从懵懂走向成熟，从弱小走向强大，也从人生的雨季，走向晴朗。回头再望，我们的心间满溢着温暖，我们学会了感恩，我们学会了欣赏，我们，也在成长。

生活，到底是诗意，还是琐碎，这似乎是一个难以回答的命题。不过，诗意和琐碎的重合并不矛盾，关键，是一份怎样的心境吧。下雨天，翻着书，码着字，做着饭，不觉，已到黄昏。

适逢雨涟涟，便是最江南。我在江南的雨里，读着生命这本厚重的书。